

特别策划

“村BA”总决赛、割禾比赛、摸鱼体验、农具竞猜……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响彻田间地头，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正发生着许多陌生而又新鲜的故事——

我热爱的土地 我热爱的乡亲

西江员木

□ 周文

了大山，飞向远方。

耘梦记

□ 李书哲

1

在朋友圈里，我看到了一张照片。遂川县禾源镇洞溪村露天球场的“村BA”总决赛现场，一群身着球衣的人们，在深蓝色的夜幕下捧起了金灿灿的冠军奖杯，牵着一头系着红绸带的黑山羊。他们站成一排，肩并着肩，臂挽着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灿烂的，真挚的，骄傲的。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开心地将自己的孩子举过了头顶。

这本来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秋天。南方的夏秋并无明显的过渡，只是黄连木的叶脉在薄暮的光晕里微颤，无患子的枝头结出了小小的果实，枫香树阔大的双颊俨然已微醺，空气中散发着植物根茎的草本清香，山林仿若一幅在蘸满油墨的笔下徐徐铺陈的五彩画卷，还带着湿润的气息。而球赛让四面八方的人们好奇地向画卷涌来。餐馆、民宿、小卖部挤满了人，村道上的车流排成长龙，网络上关于比赛的点击率不断刷新，静谧的小村落突然热闹起来。莲子、有机稻米、油茶等农副产品几乎销售一空。

村支书叶文华忙得团团转。要制定流程，疏导交通，准备证书和奖品……不少困难都是之前没有想到的。直到比赛圆满结束，他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归来十年，叶文华总想着为村里做些什么。

他曾经和故乡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攥着一张去往沿海的车票走向了他乡。21世纪初的福建晋江，到处是林立的厂房、精密的流水线、简陋的员工宿舍，以及数以万计身着统一工服的工人。他花了不到一年时间，从鞋厂的普工成长为技术工，此后又经历了仓管、小组长、办公室统计、副总助理等职，也算在而立之年混出了个样。

可是他愈发想家了。他想念春天的微风吹过田野时翻滚的绿浪，想念溪流折射的阳光和游弋的鱼群，想念村口伫立了几百年枝繁叶茂的老樟树，想念大山的嶙峋石块间生长的草甸和杜鹃，想念皑皑白雪覆盖的村庄和屋檐下结出的冰凌，想念柴火灶飘出混杂着薄荷、五香、小米椒和花椒油的客家菜的浓郁香气。2013年，他决定回到老家洞溪村。

2

村庄在日渐老去，像是一个在频繁生产过程中耗尽了自身能量的母体，肚皮上密布了时间的褶皱。洞溪村有1600多人，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或读书，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弱妇孺。

返乡青年叶文华自然而然地被吸收到了村委。他又走在了熟悉的村道上，却很快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没有产业，还要面对就学、就医、养老的压力，村里根本留不住年轻人。全村最偏远的大连自然组，四面环山，海拔近千米，只住了20多户人

我和母亲吃晌午饭后，父亲吹着口哨回来了。他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吹口哨，一是遇上特别高兴的事儿，那时哨声欢快响亮，不像他沉稳寡言的性格；二是专注于干活儿的时候，轻灵的哨声始终伴着呼吸进出迂回，像是自我解闷的劳动伴奏。今天的哨声显然是高兴的，因为他拿回来两块亮闪闪的奖牌，村里两支足球队在镇老年体协组织的重阳节老年门球赛上，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全镇有11支球队，这个成绩创下我们村门球队的最好纪录。

父亲的球龄其实不到两年，但很快就镇里有了名声，成为村里的MVP。镇门球队曾想把父亲挖过去，大伯建平当场就急了，死活不肯放。大伯是村门球队队长。村门球队有13名队员，最小的60多岁，最大的80岁。父亲的脱颖而出，我并不觉得奇怪。他早年是民办教师，后来通过考试转了公办教师，但这一辈子教书和种地从未落下。有知识的“农民”，对农村各种实践之要事自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因此，父亲成为别人眼中的工匠：检修电路、刷墙砌房、打制木器、编织农具，我家楼房也是他自己设计的，60岁那年又顺利考了驾照。我在心里想，母亲这辈子值了，嫁给了父亲，就等于嫁给了一个教师、一个农民、一个电工、一个泥工、一个木匠、一个篾匠——这样想着，心里就乐了。这样心灵手巧的人，怎么会打不好门球？

但之前父亲对门球是不屑的，看不上这慢节奏的老年运动。以前，村委会在村部院内建了个露天简易门球场，一些庄稼老把式放下锄头把后拿起了门球杆。那时，我竟不能适应，总有时空错乱之感。这些老把式的劳作姿势像模子一样从小刻印在心里，他们无论如何也与“玩”字沾不上边的。但此事却实在发生了，他们专注挥杆的表情，与对待农事一样毫不敷衍。前两年，村委会趁热打铁，挤出经费重建门球场，地面铺了仿真草坪，头上盖了顶棚，于是风雨无忧了。

父亲已退休好些年，整天侍弄着六七亩田和菜地。大伯相邀多次，母亲也多次鼓动，父亲总以各种理由婉拒了。那次实在躲不过了，就答应上场试试，一试却发现手感奇好，且喜欢上了。于是，只要不忙农事，父亲就必定在场上与老伙计切磋球技，且经常参加镇上、县上组织的比赛，甚至曾赴百公里外参加全市比赛。父亲的老年生活，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我不曾想到的，却是我所希望的。要知道，往年说破了嘴皮，他也放不下那六七亩田。拜门球所赐，父亲留

家，有的田地里野草甚至蹿到了一米多高，但是日照充足，雨水丰沛，不容易有病虫害，刚好流转土地用来发展生态农业。走访之后，他在心里暗暗规划起了一张产业版图。他用商量的口气，敲开了一户又一户的门。

洞溪人一语不发。洞溪人冷眼相向，连凳子都不搬给他。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流转土地，发展产业赚租金，本是件两全其美的好事，可为啥举步维艰呢？原来，在农民朴素而陈旧观念里，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

深谙村民的隐忧，他大早上就揣着干粮，沿着那条五公里长的山路挨家挨户地跑，直到星星缀满墨染的山梁。一遍解释不清楚，就说两遍、三遍……动员大家以土地入股合作社。

一年多来，版图一点点被炽热的梦想点亮，试验田的面积达到了300多亩，井冈龙泉生态油茶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平整后的土地种上了水稻、茶叶和油茶。他完全变了个人，成天穿着迷彩服和布鞋，自己也晒得黝黑，可他觉得，这才是自己原本的样子，这才是一个在土地上耕种的农人的样子。

春秋秋收。细密的稻穗一串串垂坠在梯田之上，沉甸甸的，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是遍地铺满了金子。村民和往常一样开始了农忙。不同的是，除了土地租金，他们每天还能拿到近百元的劳动报酬。叶文华却开始愁了，不打农药的水稻虽然品质好，但产量只能达到普通水稻的一半，大米的价格自然就高，要怎么才能推销出去？

他和县房管局派驻的第一书记郭恒新一起，一家家地跑单位和企业，推销生态大米。慢慢的，生态大米累积了一定的顾客和口碑，主动上门对接消费扶贫的人也越来越多。

凭借敏锐的观察能力，叶文华发现电商销售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邮政局提供电商服务平台的建设资金，农业农村局给予部分资金补贴，利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他把水稻全部交给了村民种植，先保障村民的粮食供给，剩余的再由合作社负责统一收购和销售，又主动接过两家服务平台的经营。乘着快递的翅膀，茶油、大米、豆皮这些质量优良的农副产品闯出

在熟悉的土地上

□ 胡光华

下三亩多田，其他的流转给邻村大户耕种，了了我们一桩心事。

现在，父亲和老把式们一样，在稼穡和娱乐之间自由地变换着生活场景。上午比赛的间隙，父亲就约好了同村农机手的收割机下午收稻。他把两块奖牌放好后，发动三轮摩托，母亲应声上车，一如既往的配合默契。从村道进入机耕道，母亲始终笔直地、稳稳地站在车斗，像一位检阅阅兵方阵的将军，目光掠过未割的金黄稻田，从容而豪迈。再过两天就是霜降了，晚稻大部分都已收割，田野变得空旷起来，土地裸露着沉静深邃的身体，奉献完谷粒的秸秆散发出新鲜的植物清香。

农机手已在田间准备就绪。父亲一声令下，收割机猛吐几口浓烟，澎湃地向前推进，发着巨大轰鸣，稻子应声倒下进入铁腹。谷仓满了，父亲站上车斗，指挥收割机将谷子卸到车上的编织袋中，也不系袋口，装满了就直运到村中晾晒。收割机奔跑时，父母是不会闲着的，他们仔细把漏割的稻穗扯断，丢在“稻床”上，让机器再吃进去。见拐角处有撒漏的谷子，母亲赶紧用手捧起装进袋子。我问她，撒漏谷子啊，或许是机子问题呢，干嘛不请更好的机子？母亲说，不请自己村上的去请别人，多难为情呀。宁可自己吃亏，也要照顾邻舍的面子——这是父母的生活哲学、处世伦理。我懂得，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维系着农村社会可贵的乡情。

很快，三亩多稻子就完成了由田间到晒场的空间转换，给了父母秋天丰收的定义。稻田有些空荡，父母可不想它过闲冬。往年，和不少乡亲一样，父母在收割水稻之后的田里搭起窝棚，买来鸡苗鸭苗，原生态放养。今年父母也不想例外，趁着落日余晖，他们砍来两根毛竹，剖篾削桩，再准备尼龙网和地膜，在田里搭起了窝棚。不久，这里将住进12羽小鸡、12只雏鸭。

这样散养家禽，鸡鸭长得精神，还不影响村庄环

3

背倚筑峰顶的洞溪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外传来筑峰顶风电项目即将投入建设的消息，让山里的人们感到新奇。这个消息也迅速地引起了叶文华的关注。

他小时候去过筑峰顶，爬上那座山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和耐力，就像创业的过程一样艰难，但是只要登上山顶，嶙峋石块间生长的草甸和杜鹃会成为最难忘的风景，足以告慰疲惫的身躯。

他又去爬了好几次筑峰顶。他发现，就在洞溪村通往筑峰顶顶峰的路上，有一处平坦而宽阔的洼地，很适合露营，周围还有蓊郁的竹林和稻田，管护山林和田地的村民们要耗费很久的时间才能到山顶。他盘算许久，又作了一个决定，自掏腰包四万多元钱修路。

“修条路进山，这不是把钱扔水里吗？”

“城里回来的人就是前卫！”

轰鸣的机器来了，成群的人来了，看热闹的人也来了。不绝于耳的议论声中，一条以青石板为起点的水泥路铺起来了，从村子的西北角蜿蜒而上，通往筑峰顶。

洞溪村的产业版图就这样铺展开来。那张版图上还多了“文旅”这个新名词。叶文华在网上下单买了三个测温表，摆放在不同的位置，按早、中、晚三个时段测试了一段时间，发现村里夏天的平均温度约25℃，特别适合避暑，发展乡村游的证据更充分了。

为了给村里引流，他做了不少方案，然后又揉成一团废纸扔进了竹筐。直到“稻作文化艺术节”的念头浮出脑海。割禾比赛、割禾体验、摸鱼体验、农具竞猜的系列活动，竟然吸引了上千人参加，大家都成了肆无忌惮的孩子，光着脚丫在田野和小溪里撒欢。活动连续办了三年，洞溪村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村委会周边的50亩池塘从淤泥中开掘出来，种满了莲。因着水土好的缘故，出产的莲子也嫩白可口。试种成功后，叶文华郑重地把荷塘交给了村里因为身体残疾而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逢上花期，总有许多游人在粉白的莲苞旁驻足、流连。过去的议论声消失了，家家户户都把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接待外面来的客人。

我慕名赶到洞溪村的时候，比赛已经结束了，只有一池荷仍旧亭亭。我站在村委会的门口，想象着那个激动人心的、呐喊声和掌声久久回荡的夜晚。那个夜晚，想必有一轮朗照的圆月吧？在一片幽暗的苍莽和混沌中，她散发出柔和而慈悲的光晕，她收藏了乡村的出走与归来，她属于行色匆匆的过客，属于老人与孩子，也属于耕耘着梦想的人和金黄的田野。

境卫生。父母说，村里这几年抓环境卫生整治，家禽实行圈养，出门都不闻鸡屎臭呢。房前屋后，但凡有些许裸土，就被勤劳的乡亲变幻出新意来，随意地撒上蔬菜种子、油菜种子、芝麻种子、花卉种子，一年四季五彩斑斓，变换着不同的妆容。

作为村庄出了名的勤快人，父亲和母亲自然不肯放弃任何土地。他们遵时令依次在房前屋后撒上油菜、芝麻、小白菜种子，让它们不分畦垄，想密就密，想疏就疏，簇拥着宅子，随性地生长。今年就收获了20多斤油菜籽、20斤白芝麻，母亲说，要不是鸟太多，吃了不少，收获可不止这些。勤劳的农民只要脚踏泥土，都可以创造无限的惊喜。纯朴的土地，也随时向人们奉献着博大深沉的爱。

这就是父亲和母亲平凡的一天，这些事每天都在熟悉的土地上发生着。

我是从村庄走出去的孩子，永远保存着乡情这根脐带，它给予我丰富的营养，也让我对村庄有着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我知道，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正发生着许多陌生而又新鲜的故事。我知道，像父亲那样可以在运动场和劳作场上随时切换的乡亲是满足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创造一种诗意的生活——他们痴迷门球让老年生活不再孤寂；他们抽根烟的工夫就让稻子在秋天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他们在房前屋后播撒着五彩斑斓的岁月；他们结伴在路灯下散步，山风把一路的家长里短捎给了深蓝的星空；他们用短视频记录下普通而零碎的日子……

虽然他们可能并不自知，但就是这些诗意片断，正在构成美好的诗意乡村，丰富着农村的精神内涵。

“西江”是我老家的一个村子，“员木”是茶树，《山海经》里有说法。用这么个标题，发了一点幽情，并非故弄玄虚，因为这个村子很老，有600多年的历史，保存了很多古宅，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而村子后山上那几百株油茶也各有一二百甚至三四百年的树龄。

和别地的农村一样，这些年我老家日新月异，常让游子们喜出望外。从前默默无闻的一个村子、一片林子，如今成了美丽乡村的亮点和网红打卡地，还有望成为乡村休闲旅游的热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真是难能可贵。不用说，这是国家好政策阳光雨露催生出来的，也是父老乡亲们齐心协力干出来的。

去年的中秋、国庆期间，我跑去看了一下，还在村里的餐馆吃了一顿饭，感觉确实不错。今日西江村，不再是旧模样。村里村外的道路都硬化美化了，平整洁净；渠道上架着宽阔坚固的水泥桥，引桥做成八字形，还安装了锃亮的护栏；新房子老房子错落有致，或宽敞明亮，或古朴沧桑；村中央辟有莲花塘，小桥流水，廊道回环，鸟鸣鱼跃，草观花香，俨然是袖珍公园；“公园”旁正装修老年活动中心，设有健身房，还有颐养食堂，村里上了一定年岁的老人，只要乐意，以后可以在那里打乒乓球羽毛球，也可以在那里打乒乓球羽毛球，也可以在那里打乒乓球羽毛球，也可以在那里打乒乓球羽毛球。

“故人们鸡黍，邀我至田家。”多么诱人！具也不用具，邀也不用邀，我自己可以开车去。人在西江，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就想在村里的民宿住上几晚，就想每餐都到“稻田餐厅”吃饭，把那里做得出来的东西吃个遍，把土酒洋酒喝个够。不光自己去，还想呼朋引伴去，还想带家人去，不但住和吃，还要到山上和油茶林子里逛逛，讲些关于茶花茶油和野兔野鸡之类的事给孙子听，教他们认花草树木，撷他们在油茶树下撒泡尿。

有同样想法的人应该不只我一个。

在西江古村和油茶老林这样的“项目”上花钱，作为一般的旅游项目来考量，算细账，就眼下而言，会心灰意冷，因为“见效”比较慢，换个说法就是投入大、产出小。这样的“点”在很多，星罗棋布，争奇斗艳，大珠小珠落玉盘。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眼光和胸怀的，因为这意味着文明的发达，国家的昌盛，时代的进步。但还得把话说回来，花要人看，树要人养，路要人走，屋要人住，酒要人喝，菜要人吃，再好的风景风情，要有人欣赏和滋养才有意义，才能存续，否则经不起风雨剥蚀，光鲜之后是黯淡，黯淡之后是消失。钢筋水泥筑起来的房子，未必比砖木建构的更牢固。

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繁华斑斓了，但人总要有清静安宁的时候，生活再怎么五光十色，总不能把根脉和来路给忘记了。中国式现代化，农村拖不得后腿。

西江村的油茶林里生长着一种细细长长的草，每到金秋时节，会有成串的、碎如芝麻粒绿如四季豆的小籽籽长出来，也不知道是花还是果，人从草边走过去，这种东西会悄悄地粘到你的裤腿上，拂也拂不去，拍也拍不掉。这次我到西江，正是金秋时节，裤管上就粘了不少这种东西，回到省城这么久，洗掉了一些，还留着一些。这样也好，就让它们留着吧。

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繁华斑斓了，但人总要有清静安宁的时候，生活再怎么五光十色，总不能把根脉和来路给忘记了。中国式现代化，农村拖不得后腿。